

# 公交车落下的花瓣

□肖复兴

那天等公交车,站台上,我前面站着两个姑娘,看装束模样,像打工妹。寒风中,车好久没有来,两人跺着脚,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了起来,聊得挺带劲儿,时不时忍不住咯咯笑,听她们的言谈话语,才知道已经不是姑娘了,都刚结婚不久,嘴里的“老公”跟蹦豆儿似的,叫得亲得很。

其中一个系着红头巾的女人,对戴着黑白相间毛线帽的女人说起自己和老公的一次吵架,说得兴味盎然。我听得真真的,是去年夏天,她和老公吵架,一气之下,跑出了家门,一走走了老远,走到天快黑了,想起回家,坐上公交车,才发现自己穿的连衣裙没有兜,自然没带一分钱。她对戴毛线帽的女人说:你知道我和我老公结婚后租的房子挺偏的,得倒两回车,没钱买票,心想这可怎么办?我就对售票员说我忘了带钱,你让我坐车吧。人家还就真的没跟我要钱。倒下一趟车的时候,我又说我忘了带钱,你让我坐车吧,人家又没跟我要钱。我都到家了,我老公还在外面瞎找我呢,等他回来天都黑了,他进门看我在家里,问我是不是打车回来的。我笑他,没带一分钱,还打车呢。说着,两个女人都像得了喜帖似的笑了起来。售票员的善意,让小夫妻之间不愉快的吵架也变得有了滋味。

毛线帽对红头巾说:北京公交车售票员,小丫头片子的眼睛长得比眉毛都高,没刁难你,让你白坐车,算是让你碰上了!

红头巾对毛线帽说:要不待会儿来车了,你也试试?你就说没带钱,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,也能碰上好人?

毛线帽拨浪鼓似的连连摇头:我可不敢,让人家连卷带损地数落一顿,别找那不自在!

红头巾却一个劲儿地怂恿,边说边推了一把毛线帽:没事,你试验一次嘛!

毛线帽回推了一把红头巾:要试试!

红头巾撇撇嘴:胆子这么小,我试就我试,给你看看!

正说着,公交车已经进站,停在她们的前面,车门吱的一声开了。两人脚跟着脚上了车。车上的人不算多,有个空座位,两人让给了我,好像故意让我坐下来好好看她们接下来的表演。

红头巾走到售票员的前面,毛线帽拽着吊环扶手没动,眼瞅着她怎么张开口。售票员

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嫂,眼睛一直盯着向自己走过来的红头巾,以为是来买票的,没想到红头巾说:阿姨,我忘了带钱了,您看看能不能让我坐车呀?售票员面无表情,抬起手,一根细长的食指毫不客气地指指后面的毛线帽说:你没带钱,她也没带钱怎么着?

得,今天遇到的售票员不是个善茬儿,试验刚开始,就卡壳了。幸亏红头巾反应快,回过头也指了指毛线帽说:我们不是一起的。毛线帽只好配合着赶紧点头又摆手。谁知售票员久经沧海,眼睛里不揉沙子,对她们两人说:行啦,进站时我早看见了,你们俩推推搡搡连打带闹的,还说不是一起的!

像一只气球,还没飞起来,就被一针无情扎破,满怀信心想试验一把,让夏天那美好的回忆重现,没想到演砸了。红头巾一下子尴尬起来,瘪茄子似的耷拉着头,不知如何是好。售票员步步紧逼,嘴里不停地催:快点吧,麻利儿地赶紧掏钱买票,一块钱一张票都舍不得花?说得满车厢的人的目光都落在红头巾的身上,毛线帽赶紧走上前去,掏钱替红头巾买了票。红头巾才像沉底的鱼又浮上水面一样缓过了神儿,对售票员解释:阿姨,不是我不想买票,我是想试验一下,看看……售票员撕下票塞在她的手里打断她:行啦,试验什么呀?像你这样逃票的,我见得多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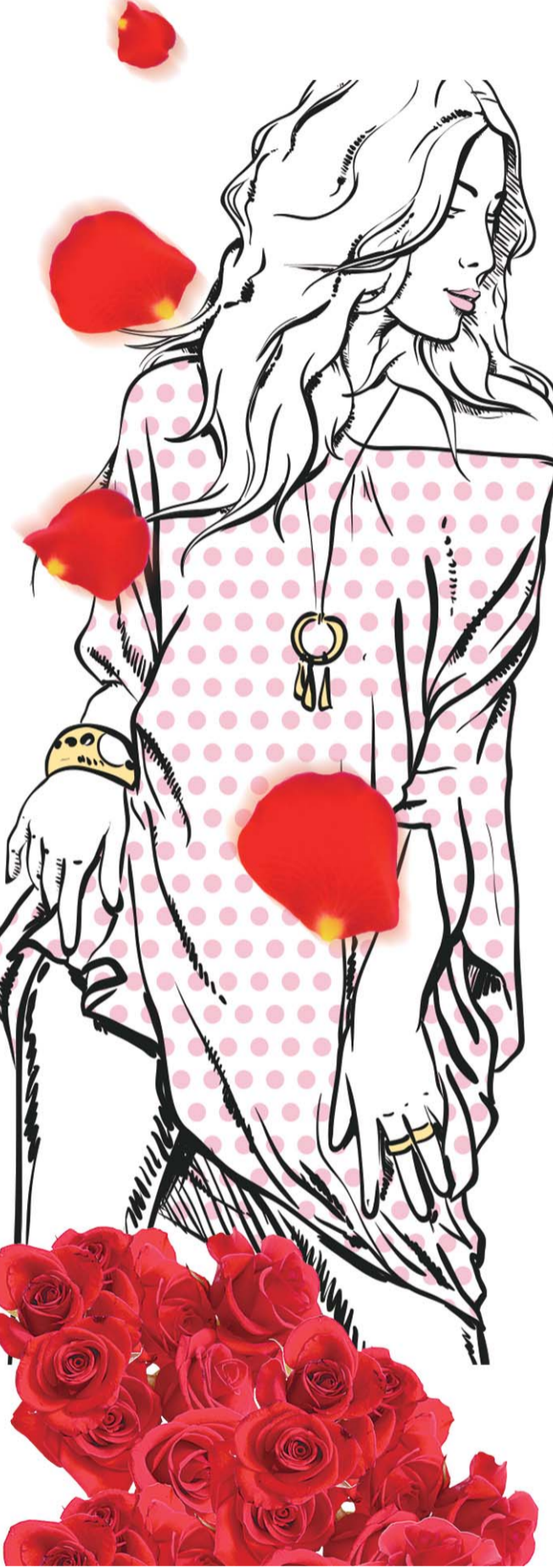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里在想,售票员应该把红头巾的话听完,就明白了红头巾坚持试验的一点小小的愿望,兴许就是另一种结局。但也说不好,即使知道了红头巾试验的愿望,没准照样是这种结局。如今很多事情,结尾常南辕北辙,美好芬芳的愿望如旷世的童话,早已经被现实磨成了一双臭袜子被随手丢弃。

车开了两站,我到了,车门打开,刚下车,发现那两个女人也下了车,落荒而逃似的从我身旁跑走,只是一边跑一边咯咯地笑。过了很多天,脑子里还总是出现这个场面。有一天,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美国诗人庞德曾经写过一首叫《在一个地铁站》的诗,很短,只有两句:“人群中这些面孔像幽灵一般显现,湿漉漉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。”庞德解释这首诗时说,他是在巴黎一个地铁站,走出车厢的时候,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儿童的面孔,一个美丽的女人的面孔。我很难想象,如果庞德看到这两个落荒而逃的女人的面孔,会觉得还像美丽的花瓣吗?

也无妨。”阮兄笑笑,停住脚步,一句话“习惯了”。香港人生活工作节奏快,从他们的走路上我算是领教了。

原以为只有香港如此,前年出差去南方参加一个研讨会,会议的议程之一是参观一著名经济开发区。在接待处,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一溜小跑着忙前忙后,弄得我们一行数人的行动也跟着紧凑起来,感受了一番快节奏的工作状态,只是苦了几位年长者,颇有些吃不消。其实这些年也能感觉到,“最近比较忙”几乎成为朋友、同事的常态。

但生活真的需要总是这么匆匆忙忙吗?灵魂跟不上我们急促的脚步吗?



碎碎念

## 说说孝顺那些事儿

□苏米

看电视里常有孝顺父母的事情发生,也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姐妹或者兄嫂不孝顺父母,这时候我常常劝他们说,谁有能力谁多照顾,如果你觉得其他兄弟姐妹照顾得不好,你可以多照顾一些,各人孝顺各人的,尽心尽力就好,不必苛求他人。

这时候往往就有人说,我们条件不行啊,负担不了啊。

我就奇怪了,有些人每年送到美容院里美脸的钱都上万,有的出去旅游的钱也上万,买件衣服动辄好几千,怎么就没有钱给父母花了呢?

老人,吃不动了,穿不了多少了,只要身体好,真的花不了多少钱,只要他们心情好,他们还真不生病,真给你省钱。为什么不尽自己所能让老人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呢?

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,只过年才能回家看父母,回来后就挑剔这个妹妹对父母不尽心,指责那个嫂嫂对父母照顾不周到,他痛心得好像父母在家里受虐待,弄得父母姊妹都不高兴,对他颇有微词。这样他又不高兴了,委屈得不得了,好像他的孝心没人理解。我觉得他做得确实不妥当,如果你孝顺,你觉得父母在家里受委屈,你完全可以接父母到你身边,你亲自照顾,如果父母不愿意跟你去,或者,你没有时间照顾父母,那你就多拿些钱出来给父母,至少在物质上让父母无忧,然后,对姊妹兄弟好点,对他们在家里照顾父母心存感激。你自己首先做出榜样,再说其他。

我最欣赏的有两位朋友,一位的母亲已经瘫痪7年了,这7年里她不仅要照顾母亲,还要上班照顾孩子,白天的时候她就找了位保姆照顾,下班后就全是她一人了,给母亲翻身擦身子换尿布洗尿布,晚上也不能睡一个囫囵觉,但从来没见过她有半点抱怨。她总是乐观开朗,还总是说找的保姆如何好,7年里老人没有长一点褥疮,没有一点其他的感染,去她家里,也没有任何病人的味道,也不见任何悲悯的气氛。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,你会觉得生活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,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

还有一位朋友,姊妹兄弟五六个,但她总是每月给父母足够的生活费,其他兄弟姐妹给不给都不会影响父母的生活。她并不是最有钱的,有的兄弟比她有钱多了,但她觉得她有多大能力尽多大能力,孝顺父母和其他人无关。即使父母跟她抱怨其他孩子不好,她也会劝父母说:“你们需要什么跟我说,不要和他们计较。”很多时候她是自己省吃俭用省出钱来给父母买这买那,她说,这样她才觉得对得起辛苦养育自己的父母。当然,她对公婆也是一样的。她觉得公婆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了,然后挣钱来给她花,她觉得对公婆应该更加好。

不孝顺的人各有各的不孝,但孝顺的人都是一样的,那就是尽心尽力。

孝顺父母的方式有许多种,只要尽心尽力就好。

名家言

## 慢赏风景

□董兆林

几年前去台湾还要在香港转机。那年去台湾参加一个期刊展,我就在香港逗留了两天。

在香港,朋友接了我到几处名胜游玩。泊车不便,朋友打发司机回去了,我们二人搭地铁、坐叮当车,乘轮渡转了大半个香港,偶尔走路。这样感受香港是很真切的。

走在香港的街道上,朋友步履匆匆。我环顾四周,见街上的行人也大多行色匆匆的样子。游走了大半日,我有些吃力,渐渐跟不上趟了,忍不住苦笑道,“阮兄,平时也是这么急行军吗?咱们景点少看点

每个人都习惯了自己的日常作息,按部就班,晨出暮归,每天都会忙忙碌碌。看着相似的风景,按照相同的轨迹,重复着每日的功课。天长日久,周而复始,就像齿轮上的齿槽,必须相互咬合着才能进行运转,而我们芸芸众生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个齿槽。只不过运转得或润滑,或有些生涩而已。陀螺无所依靠,在寂寞的一个点上旋转,单调的风景,重复的动作,不知所终的归宿,它的内心一定充满着孤独和茫然。一旦将麻木看得习以为常,那么离庸庸碌碌也就不远了。然而,谁又能轻易逃脱这个窠臼呢?

改变,可能仅仅需要变换一下思维的角度,就能达到焕然一新的彼岸。试着踏上一条陌生之路,做一次不太完美的抵达,也许你会多绕两个弯道,多一些你未曾知晓的荆棘,但同时,你肯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有时候,你仅仅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,安步当车,或稍作停留,让自己的内心不再浮躁。

我们行走得太急,身后的影子总是依恋着过去,被我们落得很远。步履匆匆,城市的街景,乡村的风情,晨曦微露,落日余晖,不经意间风景就在你身边走过。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,低头嗅嗅花草的清香,或许你也能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